

山丹花





山 丹 花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了北京业余作者创作的十五篇短篇小说。

这些作品塑造了战斗在国防战线和农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的形象：有几十年如一日，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，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的老团长；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“五·七”指示的指导员；有永葆革命青春的老护林员；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山区邮递员；有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农村党支部书记；有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生产队长；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农村妇女；有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“赤脚医生”；有不畏艰险和困难，积极从事科学试验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而献身的知识青年等等。通过这些作品，我们看到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广阔农村到处充满了革命的朝气，新人新事新气象有如红艳艳的山丹花遍地开放。一代新人如骏马飞驰，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。

山 丹 花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1973年8月第1版 197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63 定价：0.47元

目 录

二攀龙潭崖	尹峻清 (1)
红心铁脚	赵玉江 (16)
本 色	刘异山 张万友 (24)
战斗的神经	陶嘉善 高兴烈 (39)
连心地	郑 思 (55)
心里美	理 由 (71)
流水欢歌	孟广臣 (84)
山丹花	理 由 陈 分 (95)
管 婶	陈昌本 (109)
钥 匙	张继芳 (135)
杏红似火	郑万隆 (149)
红松岭的后代	乐 牛 (169)
理 想	桐 山 (183)
母女俩	孟广臣 (198)
骏马飞驰	柏 峰 (216)

二 攀 龙 潭 崖

密云县雾灵山林场 尹峻清

在青龙山区，人们传说着：

龙潭崖，龙潭崖，

崖沿白云走，

潭底浪花翻。

一步一分险，

一步一层天。

龙潭崖——是燕山群峰中，有名的青龙山山腰上一座高耸入云的石崖的名字。崖腰上，有一个方圆几丈，水深数尺的石潭。青龙山麓上几股泉水汇成一个三丈多高的瀑布，涌过石崖流注到这个潭里。这个石潭，人们都称它为青龙潭。只要你走到青龙山下，就听得见青龙潭里轰隆隆的水响。要想攀上青龙山主峰，必先由龙潭崖斜着向上攀过去。不知哪朝哪代，有人在崖沿上凿了二十几个只能登下半个脚掌的石窝窝。石窝窝离潭水三丈多高，胆大的人，抓住崖沿上的山藤和柏树根，紧贴石壁，是可以攀上去的。但稍不小心，就会掉到潭里。

我对青龙山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。这次到青龙山来，又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：青龙山林场的老护林员郭松涛大爷六十七岁了，又有肝病，组织上几次动员他退休，说什么他也不干。这次林业局党委专门派我来做他的思想工作。说实话，我可真犯愁呢！这老人脾气可倔了。解放前他就在青龙山区跑交通，解放后他一直也不肯离开这里。领导上几次叫他进城，他眼一瞪：“我一辈子不离青龙山！”后来，这里建了林场，他争着当了个护林员。

中午，我到了山脚下的场部，向林场党总支书记老王同志说明来意。老王苦笑了笑，说：“试试看吧！这些天他肝病犯得挺厉害，叫他住医院，说什么也不去。”

老王陪我去找松涛大爷。我俩一路走，一路研究对策，准备一个唱“红脸”，一个唱“白脸”，先怎么说，后怎么说……

推开松涛大爷宿舍的门，不由得一怔：只见松涛大爷——这个黑瘦巴巴的老头，正站在屋子当中，一脚踏在机凳上打绑腿。桌上放着他的雨衣，信号枪。他一扭头见我俩来了，眉头皱了一皱，一点笑模样也没有，说：“干啥？”

“来看看您呗。”我笑笑说。

“挺忙的，啥看头？有闲功夫跟我上山去。”

“您不要去了吧。”老王劝说着松涛大爷。

这时松涛大爷已打好了绑腿，在地上蹬了两脚，拿起雨衣和信号枪，说：“你没见今几个闷热得出奇，晚上准有暴雨。要象大前年那样雷击起火，森林可就遭殃了。”又

扭头冲我问：“去不？”

我作难地说：“大爷，您……”

“我去定了，你去不？”

“去。”我想，跟松涛大爷上山，一来可以做做工作，二来去看看那分别二十多年的青龙潭，便答应了。

一路上，我把准备好的话都端了出来，劝松涛大爷执行组织上让他退休的决定。可是他一声不吭，快到龙潭崖了，他才不高兴地冲了我一句：“年轻轻的，这样婆婆妈妈。”

听到青龙潭里轰隆隆的水声，望着眼前这位须发斑白，黑瘦巴巴的老人，我的心象青龙潭水一样翻腾着，回忆起二十多年前跟着这位老人攀越龙潭崖的经过。

一九四六年，我刚满十七岁，在石门区当交通员。那时，国民党反动派派了两个团四处“清剿”，声称不粉碎我县委机关不罢休。为避开敌人主力，我县委机关暂时转移到青龙山一带。由于叛徒李二江告密，敌人也跟了过来。石门区委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，派我到县委去送消息。我进山后，按暗号找到松涛大爷。那时他四十多岁，身子骨比如今可壮实多了。他带我顺一条只有很少几个人才知道的小山路向青龙山走去。黎明前，到了青龙山脚，已隐约听得见青龙潭里轰隆隆的水声。忽然松涛大爷按住我的肩头：“趴下！”我们伏在地上，他小声问我：“什么味？”

“象是附近有人烧过饭。”我小声回答。

“狗杂种，李二江！”松涛大爷咬牙骂了一句。

叛徒李二江也了解一些山里情况，是不是他带着敌人悄悄地把路口封锁了呢？

“绕过去，奔龙潭崖。”松涛大爷拉着我离开小路，向荆棘丛中爬去。爬着爬着，不小心，我的裤脚挂在柴荏子上了，使劲一挣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在这寂静的山谷里格外地响。

这时山坡路口上有人嚎叫：“谁？站住！”接着，脚步声和枪声响成一片，越来越近。松涛大爷从怀里掏出颗手榴弹，咬咬牙，说：“闯吧！”扯着我向龙潭崖跑去。

前面有七、八道手电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松涛大爷把手榴弹甩了过去，“轰”的一声，趁着硝烟，我俩向路口冲去。

路口边，一个大个子敌人饿狼般地向我扑来，同我扭打在一起。松涛大爷转回身，一斧头劈了下去。那个敌人刚松开我，又有几个敌人扑了上来，我们被捕了。

拿手电的敌人当中，有一个嘻嘻笑着，用手电晃着松涛大爷的脸，走近前来无耻地说：“松涛大哥，兄弟在这儿可等你几天了，怎么样？今几个帮个忙吧？”

松涛大爷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蔑视地冲叛徒李二江吐了一口唾沫，任敌人拳打脚踢，不说一句话。匪营长走上前来，逼着松涛大爷带路去找我县政府。他齜着金牙说：“老郭头，放明白点！今天把路带好了，还有你一条活路。”

松涛大爷斜睨了一眼匪营长、李二江和张牙舞爪的匪群，冷笑了两声，回答说：“咱创江山的人，能上天，能入

地，到处是活路。你们这些反动派，才是死路一条！”

匪营长恼羞成怒地举起皮鞭向松涛大爷抽去，嚎叫着：“少说废话，快走！”

松涛大爷使劲看我一眼：“跟着我！”然后，转身大步朝山上走去。我怀着必胜的信心，紧跟着松涛大爷向前走着。

匪营长命令李二江插在松涛大爷和我中间，他自己手提皮鞭，扬扬得意地跟在我身后。

要过龙潭崖了，松涛大爷若无其事地贴着石壁，登着石窝向上攀去。李二江畏畏缩缩，匪营长骂了他一顿，他这才哆哆嗦嗦着手脚，战战兢兢地跟着攀。

攀了快一半了，我心里可着急了。松涛大爷呀，您快想办法吧！我两眼紧盯着松涛大爷，只见他脸色严峻，坚定地在石崖上挪动脚步。在一段最险的地方，他又回头紧盯我一眼，然后双手抓住一根胳膊粗的柏树根，向上一撬，“咔吧”一声，柏树根断了。就在他身子将要失去平衡的一刹那，猛一回手，柏树根砸在叛徒头上。李二江嚎叫一声，两手在空中乱抓着，向青龙潭里坠去。松涛大爷双脚一蹬石壁，身子象一支离弦的箭，飞向水潭中心。

“开枪！”匪营长气急败坏地干嚎着。可是崖沿上的匪兵们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手脚，紧贴在崖沿上只顾哆嗦，哪个还敢腾出手摘枪？匪营长把他的手枪拔了出来。我腾出一只手去抓他的手腕，他向后一缩，我的手正抓在枪上。学着松涛大爷的姿势，我用力一蹬石壁，老奸巨猾的匪营长撒开了攥枪的手。我只觉得耳边一阵呼呼响，接着

“啪”的一声，身子被水激得象散了一样地痛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后来，隐约觉得有人折动我的胳膊，我“哇”的一声吐出几口水。睁开眼时，原来我已躺在一个石洞里了，松涛大爷在叫我：“小周，小周！”我答应了一声，松涛大爷一把把我搂在怀里：“可过来了，痛不？”

“不痛。”我浑身痛得发麻，咬咬牙，坚定地答了一句，又问道：“大爷，这是咋回事？”

“是这样子，”松涛大爷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，“这石洞一头通山后，一头通潭底，洞里的水跟潭里的水通着。掉进潭里，李二江那小子淹死了，我拖你顺这石洞钻出水面来的。”

“大爷，您水性真不错呀！”我羡慕地说。

“唔！干咱这一行甭说潭水，就是山洪该闯也得闯啊！”

歇过一阵，松涛大爷在前，我在后，顺着窄小的溶洞爬呀爬呀，也不知爬了多长时间，反正出了洞口，都快晌午了。

晒了一会儿太阳，松涛大爷把匪营长的手枪插在我腰带上，说：“跟着我！”……

“跟着我！”松涛大爷一声喊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他这时正站在石崖边上向我招手呢。我紧追几步，赶到他身边。

到青龙潭了。轰隆隆的瀑布声震耳欲聋。正是盛夏，水冲得很。瀑布砸在潭里，翻着几尺高的浪花，打着漩涡，顺着石潭下沿向山谷淌去。崖沿上，原先的一排石窝窝不见了，代替它的是一架尺多宽的栈桥。栈桥由几十根

楔入石崖的钢钎托着，尺把远一根，倒也牢靠，就是太窄了。解放后，我调到林业局搞人事工作，虽然也来过林区几次，几次见到松涛大爷，这青龙潭还是头一次来。见到栈桥，便好奇地问：“谁修的？”

“林场呗。”

“有多久了？”

“七、八年了。”松涛大爷整理一下随身带的东西，说：“打那年柏树根断了，没人敢走。先是搭根绳，后来修的栈。往后采伐林木时，还要修条公路呢。”

松涛大爷收拾停当，又扭头问我：“敢走不？”

“大爷，看您说的。”我挽了挽袖子。

“唔，我怕你坐惯椅子，腓上长茧，脚下没功了。”

我听了，觉着脸直发烧。

跟着松涛大爷，踏着小栈桥，贴着石壁，顺利地过了龙潭崖。不知是因为天热，还是心情紧张，身上一个劲地出汗。

太阳偏西，到了青龙山正坡。向阳处，有一架小窝棚，四周是一片四、五亩大小的育苗地。松涛大爷挥舞着雨衣，“咄，咄”地吆喝了几声，一大群斑鸠、长尾鹊从育苗地里扑楞楞地飞走了。

“你看看，两天没来，这还了得？”松涛大爷生气地说。

我扒开浮土，看看刚刚拱土的松芽儿，问松涛大爷：“这是谁种的？”

“山上有的是松籽，有人干站在山下嚷没树苗。”松涛

大爷说着，径直钻进小窝棚。不一会儿，他扎好一个草人，插在育苗地中间，还把自己的草帽摘下来套在草人头上，怕风刮掉，把草帽带系了又系。

往上，便是漫山遍野的大松林。那高大的油松，一棵比一棵挺拔，一棵比一棵茂盛，最细的也尺把粗了。脚踩在多年堆积在地面的松针上，软绵绵的。山高林密，只是偶而碰到枝叶稀疏的地方，才有几缕阳光穿射到林间空地上。天气闷热，林子里一丝儿风也没有。我一边擦汗，一边驱赶着身边的蜚子。抬头一看，松涛大爷浑身上下早让汗水浸透了，黑中带黄的脸上挂着黄豆大的汗珠儿。我猛然又想起了他的病，忙说：“大爷，歇会儿吧。”他抬起手来，往前一指：“再走几步，找前头那老汉聊聊。”

人在哪呢？我四处寻找，顺松涛大爷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噢！可不是嘛，一棵大松树后，真的有一人弯腰在那里捆着干松枝。

快到跟前，松涛大爷亲热地喊道：“老牛哇！”

捆松枝的老人回头看见我们，直起身来，右手搔着花白的头发，咧开缺牙的嘴巴笑了，紧抢几步，抓住松涛大爷的胳膊使劲摇着，说：“哎呀！老兄弟，这两天可把我想苦了。这回病得够呛吧？”

松涛大爷也高兴地说：“多余！我这把骨头你还不知道？”

牛老头一边拉松涛大爷坐下，一边说：“真是，真是，俺大队武支书还说抽空去看看你呢。”

“甭看我，腾出功夫我还要上你们村住两天，听听你们的批判会呢。”

“嘿！这几天批得可热闹啦。”牛老头比划着说，“打你上回去两趟，当面锣，对面鼓地敲出刘得富欺骗拉拢林场的木材检尺员，盗伐国家林木的事，社员们都火了。这回，刘得富的狐狸尾巴再也藏不住啦！”

“这家伙可一肚子坏水。”松涛大爷说。

牛老头点点头：“是啊！他就是长张好嘴，啥好听说啥。以前有人就信他那套，个别人还提过给他摘富农分子的帽子呢。我看哪，不光不能摘，还得管制严着点。”

“对！就应该这样子。”松涛大爷满意地笑了。

牛老头看看天色不早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改日咱老哥俩再聊。你的病，可得小心将养。”

松涛大爷帮牛老头把干松枝背在身上，说：“放心，死不在你头里。”

分了手，我们继续朝松林深处走去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大爷，这牛老头是哪村的？”

松涛大爷望望牛老头走去的方向，说：“磨石沟大队的五保户，不要五保，非喂牲口，每天还给猪场打捆干柴。贫下中农嘛，就这样子的。”

前面，是一条林火控制线。这是两个林区之间，以树高的二分之一为宽度开辟的一条林间“胡同”。一般情况下，它可以控制山火蔓延。顺这条控制线向上直走，傍晚时分，到达了设在山顶上的松涛大爷的防火了望台。

这了望台前面是大片的松林，背后是一个悬崖。了望台由八根高大的杉木柱支架着。顶上的一个小木板楼，高于周围的树梢。

爬上了小楼，松涛大爷放下雨衣和信号枪，插上电话插销试了试电话，然后掏出干粮和我分吃着。我推开小窗，望着这青龙山区浩瀚的林海。这里，为祖国蕴藏着多少宝贵的森林资源啊！保护好这几十万亩林木，责任是多么重大啊！这时，我才理解了松涛大爷几十年不肯离开青龙山一步，说什么也不肯退休的原因。

日头刚刚下山，西北天边上就涌出了大团的黑云，霹雳闪电，滚滚而来。松涛大爷赶紧向场部摇起了电话：“喂，找王书记……唔？他听到气象站的报告，已经上二分场去了？看天头准是大雨，打火队伍组织好啦？唔，这样子的，还要通知磨石沟大队也做准备。”

松涛大爷撂下电话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天头，这天头。”

我吃惊地望着大片的黑云风驰电掣般地向青龙山区压来，真有要吞没青龙山的气势。天，一下子变得黑沉沉的。风来了，森林在狂风中呼啸着；强劲的风，夹杂着泥土、松脂的气味向了望台扑来。我赶紧关上了小窗。

风来雨到，随着几声霹雳，强烈的闪电把黑锅底似的天空划开了几道口子，一场罕见的大暴雨冲刷着青龙山，雨柱子象鞭子一样猛烈地抽打着这小小的了望台。四周一片昏暗，隆隆的雷声，哗哗的雨声，呼呼的风声，交织在一起。我心里可真有点紧张呢，不由得看了看松涛大爷，

只见他两眼紧盯着那雷电交加的云层，神情是那样严肃。

忽然，一道强烈的闪电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随着松涛大爷喊出的一声“火”字，一声焦脆的霹雳，震得了望台直颤，震得人两耳生疼。了望台几百米外，青龙山顶处松林雷击起火了。熊熊的大火，乘着风势，卷着浓烟，向四外蔓延。

松涛大爷急转回身，狠命地摇着电话：“雷击，林冠火！七号林区，快！风太大……对，场部、二分场马上出发！加宽五号控制线……对！我用信号指示火头方向。”

松涛大爷撂下电话，车转身，站在小窗口。火光透过雨幕映在老人脸上。他两眼瞪得通红，眉头皱成一团，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。这吞噬着松林的大火啊，你是在烧煎着老人的心哪！我又恨这雨下得太小了，再大，再大才好啊！风啊，你不要刮了！黑云啊，你压下来吧！用你所有的水分，扑灭这场火灾吧！

我抄起一把斧头，拉开小门：“大爷，我下去救火！”

“你？送死！”松涛大爷生气地把我拉住，“这是林冠火！”

火区已有十几亩大小了。火乘着风势，向了望台扑来，向五号林区扑去。我真不知怎么办好了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我抓起电话，场部值班员告诉我们：王书记由二分场来电话让通知你们注意安全。场部，二分场，磨石沟大队等几路救火队伍已经在半路上了。十几分钟以后，给他们一个指示火头方向的信号。

我知道，二分场离这儿七、八里路，出现这样的紧急

情况，王书记带着职工同志们用不了半个小时准能赶到，磨石沟大队的社员也一定很快赶到，我感到有了希望。

林冠火，专烧树梢。松树油脂多，所以烧得更厉害。这阵儿雨倒小了，暴风卷着烧断的枝杈在空中飞舞着。一股火头，离了望台只有几十米远了。在这小木板楼里，似乎已经感觉到烟火的熏烤。松涛大爷全然不顾附近的火势，两眼怒视着窜向五号控制线的火头。时间过得真慢啊！打火的同志们赶到了吗？

松涛大爷举起信号枪来，朝着五号控制线那边的火头方向，打出一颗绿色的信号。

火已经离了望台很近了。狂风卷过来的燃烧着的枝杈严重地威胁着八根杉木柱。我望着松涛大爷削瘦的脸，心中很不安：“大爷，能不能调点人来把这儿也扑打一下？”

松涛大爷瞪我一眼，又扭回头去，发狠地说：“了望台背后是崖子，火到这就完蛋了。控制线当紧！”

我从小窗伸出头向下一看，呀！火已烧到杉木柱这儿来了。我赶紧又看一眼松涛大爷，他却好象根本没想到脚下的火似的，两眼倔强地逼视着远处的火势。瘦巴巴的身躯，显得那样高大。

这时他又打出一颗信号，头也不回地向我说：“你去，快！顺控制线这边跑下去，告诉打火队伍，风太大，五号线砍得越宽越好。”

在这危急的时刻，我怎么能离开松涛大爷呢？我回想起同志们对他的爱戴，回想起党组织对我的委托，回想起

松涛大爷身上严重的疾病……“不能离开您!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为啥?”松涛大爷急转过身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! 快去!!”松涛大爷瞪我一眼, 又转回头盯紧控制线方向。

“不成!”我下了决心, “大爷, 您一人在这太危险, 要不, 一起去; 要不, 我替您指挥。”

“你! 这样子的?!”松涛大爷两眼闪着焦灼的光, 向我跨了一步: “甬忘了, 你、我都是共产党员!”松涛大爷的话, 语重心长啊! 我的心猛烈地翻腾着, 想起了松涛大爷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, 不由得眼睛潮湿了: “大爷, 您……”我扑上前, 抓住松涛大爷的胳膊。

“快去!”松涛大爷把斧头塞到我手里说: “山风无定向, 火头变化你掌握不好, 五号控制线由我看着。”

我无可奈何地顺小木梯爬了下去。到了地面, 我脱下衣服扑打着烧向杉木柱的火苗, 又死命地拽开木柱旁熊熊燃烧着的枝杈。

松涛大爷从了望台探出身来, 吼道: “怎么的? 你!”接着“哐”的一声, 是老人在跺楼板吧? 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发今天这样大的脾气。转念一想, 反正我一个人也扑打不过来, 快点也好, 多叫几个人来。于是我赶忙把离杉木柱最近的几堆烧着的树杈拽开, 扔得远远的。然后踏着满地的火星、灰烬, 向五号控制线飞跑下去。

五号控制线上, 数不清的人在风雨中操纵着“突突